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我跟你谈到过那段岁月，
追寻内心图像的那些年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光。
其他一切皆发源于此。
这本书就始于那时，
在那之后的枝枝节节几乎无关紧要。

我的一生都在阐释那些意象，
它们从潜意识中迸发，
像一条深不可测的河流，
在我的内心泛滥，
几乎要毁灭我。

这些已超出我的一生所能承载。
后来只是一些外在的现象、科学的阐述与生活的融合，
而包孕一切的神奇开端就在那时候。

——荣格，1957年



微信扫描二维码

出版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谭 洁
责任编辑：张维军
饶莎莎
特邀编辑：陈子慕
叶 婷
封面设计：罗 洋

ISBN 978-7-5117-1664-4



9 787511 716644 >

定价：68.00元

红 书

LIBER NOVUS

[瑞士]荣格◎著 林子钧 张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书 / (瑞士) 荣格 (Jung, C.G.) 著 ; 林子钧, 张涛译.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17-1664-4

I. ①红… II. ①荣… ②林… ③张… III. ①荣格,

C.G. (1875~1961) — 分析心理学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9432号

红书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洁

责任编辑: 张维军 饶莎莎

特邀编辑: 陈子慕 叶婷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 (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2 (编辑部)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home.com

印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毫米×210毫米 15印张

版次: 2013年6月6日北京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26日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目录

卷一

序：来者之路	003
第一章 重寻灵魂	010
第二章 灵魂与神	012
第三章 灵魂之责	017
第四章 沙漠	020
沙漠里的经历	022
第五章 未来的地狱之旅	025
第六章 灵魂的破裂	032
第七章 英雄之死	035
第八章 迎接神祇	038
第九章 谜团、相遇	045
第十章 指引	052
第十一章 答案	059

卷二

犯错者的图像	069
第一章 红者	070
第二章 林中之堡	077
第三章 低下的人	087
第四章 隐士（第一天）	095
第五章 隐士（第二天）	107

第六章 死亡	116
第七章 早期圣殿的遗迹	123
第八章 第一天	131
第九章 第二天	146
第十章 咒语	154
第十一章 蛋的打开	182
第十二章 地狱	192
第十三章 祭品的死	198
第十四章 神圣的疯狂	222
第十五章 第二夜	226
第十六章 第三夜	239
第十七章 第四夜	251
第十八章 三个预言	266
第十九章 魔法的礼物	271
第二十章 十字架的道路	286
第二十一章 魔法师	291

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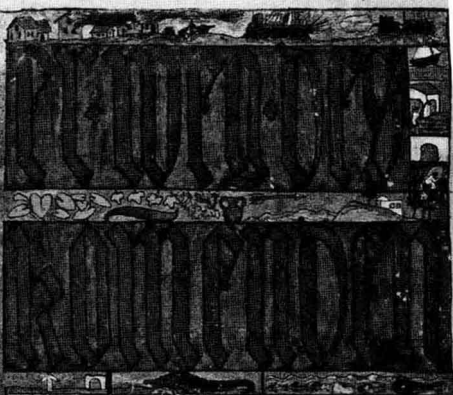
审视	358
----	-----

附录

解说	438
《黑书》第5册节选	452
曼荼罗	458
跋	472

Liber Primus

卷一



isaías dixit: quis credidit auditui no-
stro & brachium domini cui tene-
batur est: et ascendet sicut virgultus
in coram eo & sicut radix de terra sili-
cie

si non est species ei neque decor & vidimus eum non aat aspectus & desideravi-
mus eum: despectum & horribilissimum virum virum dolorosum & scientem infirmi-
litem & quasi absconditus vultus eius & despectus unde nec reprobavimus eum:
vere languores nostros ipse tulit & dolores nostros ipse portavit & nos prolavimus
eum quasi leprosum & percussum a deo & humiliatum. cap. lvi. i. to.

parvulus enim noster est nobis & filius datus est nobis & factus est principa-
tus super hominem eius & vocabitur nomen eius admirabilis consiliarius
deus fortis pater futuri saeculi princeps pacis.

ioanes dixit: et verbum caro factum est & habitavit in nobis & vidimus glori-
am eius gloriam quasi unigeniti a patre plenissimam gratiae & veritatis
isaías dixit: laetabitur deserta & in via & erubescit solitudo & florebit quasi
lilium. germinans germinabit & erubescit laetabunda & laudans. tunc
aperientur oculi caecorum & aures surdorum patebunt. tunc sicut cer-
vus claudens & aperta erit lingua mutorum: quia sicut fons in deserto aqua
& fontes in solitudine & quae erant arida erit in stagnum & siliens in fontes a-
quarum. in civitatibus in quibus prius dimones habitabant orientur vinor calami
& iunci & erit ibi semina & blata sancta vocabitur non transibit per eam pollus & ha-
erit vobis directa via illa ubi stulti non erant. cap. lvi. i. to.

cap. lvi. i. to. in domo scripta est hanc anno de
memor in domo scripta est hanc anno de

序：来者之路

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至4节

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

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

以赛亚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迦密与沙仑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

——《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至8节

荣格亲笔，主后1915年，于苏黎世家中。



若我要以这个时代的精神来表述，我就会这么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证明我将要对你们宣布的事。

证明对我是多余的，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必须这样做。

我知道，除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外，还有另一种伟大的思维，也就是任何能把握所有当下的深层意义的思维。这个时代的思维只知道实用和价值。我也以为是这样的，我一直理解这种想法。可是另一种思维却迫使我去讨论——从证明、实用和意义的角度。因为充斥着人类的骄傲、混杂了这个时代锱铢必较的思维，很久以来我都在找寻牵引我的另一种思维。这并不是说这种深层精神随着年龄的增长、时日的推移将会比现在的思维更受重视，也不是说它会因时代而变迁。这种深层精神征服了判断力的傲慢。它把我从信仰带到科学，抢去了我解释和整理的愉悦，又唤醒我对这个时代理想的沉溺。它把我逼到了尽头，直到最根本的事物。

这种深层精神夺走了我的理解和所有的知识，将它们置于无可解释和荒谬背理之中。它夺去了我的语言和文字，不受两者驾驭的事物出现了，常理与非理融为一体，产生了超理。

然而，超理就是通往来者的道路、路径和桥梁。这就是将要来的神——并不是说它本身就是将要来的神，它是神的形象，以超理的形式出现。神是一种形象，而朝拜他的，也应当朝拜超理的形象。

超理不是常理，也不是非理，它糅合了形象和力量，集奇妙与力量于一身。

超理是开始和目的，是跨越和圆满的桥梁。

其他的神祇有时会消逝，但超理不会死亡，它转化为常理，又转化为非理。超理从两者碰撞的火与血中提升，重获新生。

上帝的形象有一个阴影，而超理是实在的，投射出影子。那有什么实在、有形却没有阴影呢？

那个阴影就是非理。它软弱无力，靠自己无法存续。但是非理就是超理无可分离、不会消亡的兄弟。

人类就像植物那样生长，有些在明，有些在暗。有很多依赖的是黑暗，而不是光明。

上帝的形象有阴影，阴影就如它本身那样大。

超理既大且小，犹如满布繁星的天空那样广阔，也像人体里的细胞一般狭窄。

这个时代的精神让我想见识超理的高大广阔，却不是它的微小。深层精神却战胜了这种傲慢，我必须像咽下不死药一样，吸收它的微小。它可能会灼烧我的内脏，它的确并不光彩、不算勇敢，甚至低微可笑、让人反感。但是深层精神的钳子紧攫着我，我得喝下这苦杯。

这个时代的精神试着让我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形象里的阴影。这会是毁灭性的欺骗，因为阴影就是非理。微小、狭窄是非理，而是神性精髓的两面之一。

我悚然惊觉，日常的都可属于神性。我躲避这种想法，躲藏到最高、最孤冷的星辰后面。

但深层精神却抓住我，把那苦杯灌到我两唇之间。

时代精神影响着我：“这超理、这上帝的形象、这灼热与冰冷的互融，都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但深层精神对我说：“你就是无边世界的映像，所有盛衰的秘密都栖身于你。若你连这些都没有，你怎么能认识它们？”

因为人性的软弱，深层精神把这些告诉我。但这些都是多余的，我不是据此说话，而是必须要说。这种思维在我不发话时抢走了我的快乐与生活，所以我得对此发话。我是它的奴仆，这个奴仆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着什么。奴仆不按主



人的指示摆放双手，他的手就被燃烧。

时代精神对我说：“有何要事逼使你去讨论这些呢？”这是个不好的尝试。我要凝神细想，有什么内在或是外在的必要可以逼使我。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一件让人明了的急事，我快要自己编造一件了。时代精神差点儿就这样成功了，让我转而讨论、思考个中的理据和解释。深层精神却说：“了解一件事是桥梁和道路上回转的可能性，解释一件事却是专横独断，有时甚至是谋杀了。你可数过，饱学之士中有多少杀人凶手？”

时代精神走过来，向我展示一部部巨著，它们盛载着我的知识，金石造的页片上刻着抹不掉的话语，他凭着这些无可辩驳的话告诉我：“你一直在胡言乱语。”

这确是事实。我所说的，正是胡言乱语的宏大、混沌和丑陋之处。

深层精神却走过来说：“你说的这种宏大、混沌、没有尊严又病态呆笨的日常生活，它就在街上、住在每座房子里反映着人类的一天。哪怕是永恒的星宿都是日常的。它是主人，是神性的要旨。人们笑它，而这笑也是它的一部分。现代人，告诉我，你以为这笑要少过崇拜吗？标准尺度在哪？这可是生命的笑和崇拜决定的，不是你的判断！”

我也要说说那可笑的。未来的人啊！你们会认识到超理。它是笑与崇拜——血腥的笑、血腥的崇拜。祭品的血把两极联系在了一起。明了这事的，必将笑着崇拜。

然后我的人性走过来说：“你这样说的话，有什么寂寞、离别的冰冷，就都搁到我身上吧！想想存在的毁灭，还有这祭品献身于深层而流的血。”

深层精神却说：“没人可以、或者应该阻止献祭。献祭不是毁灭，献祭是后来者的基石。你们没有去过修道院吗？不是已经有数不清的人去过沙漠了吗？你们要把修道院带在身上。沙漠就在你们里

面。沙漠呼唤你们，又把你们拉回来。当你们得到当世的钢铁打造，这沙漠的呼唤将冲破一切枷锁。的确，我为你们预备了寂寞。”

然后我的人性噤声了。我的灵性却发生了什么，我必须点明这怜悯。

我的语言并不完备。不是因为我要咬文嚼字，而是不可能找到那些词汇，我才会用图像来讲述，也没有其他东西赋予我表达这深度的言辞。

这发生在我身上的怜悯给我信念、希望和足够的勇气，让我不再抵抗深层精神，并且讨论它的话。在我能够整理思维并付诸实行之前，我需要一个信号，足以告诉我，深层精神与世事背后的深层主宰都在我心中。

它就在1913年10月出现。我领悟到时正独自在旅途上，这景象突然就临到我身：我看到一场滔天洪水，覆盖了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北部低洼地带。从英国到俄国、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都被覆盖了。我看到黄色的滚流、飘浮的瓦砾和成千上万的死亡。

这景象维持了两分钟，让我困惑不安。我不指望能说明什么。接下来的两周它慢慢减退，然后这景象又会来，甚至比以前还要猛烈。有个内在的声音说：“你好好看着，它绝对真实，它将继续如此。你无从怀疑它。”我又跟景象搏斗了两句钟，但它紧抓着我。它让我筋疲力尽、困顿不堪。我想，我的灵魂生病了。

自此，对神秘事件的恐惧又再回来，这事件跟我们近在咫尺。有一次我还看到一片血海覆盖着北方诸国。

1914年6月初、6月底和7月初，我三次做着同一个梦：我身处一个陌生的国度，在盛夏的夜晚有一股莫以名状的阴森寒气自太空掩至，所有的湖泊河流都凝结成冰，所有的青葱翠绿都冻死了。

第二次做的梦与第一次非常相似。7月初第三次做的梦却是这样的：

我在英国一处偏远的地方，必须尽速乘船赶回家乡。我很快就回

到了家乡，发现盛夏之时有股阴森的寒气自太空侵入，使得所有生机都结冰了。那里有一棵有叶无果的树，叶片霜冻后变成了甜美的葡萄，充满了能治愈人的果汁。我摘下这些葡萄，送给许多等待着的人。

现实是这样的：欧洲各国大战之际，我身在苏格兰，受战争所逼，我决定坐最快的船、走最短的路程回家。我看到这凝结一切的阴森寒气，看到那洪水、那血海，还有那没有果实、结霜的叶子会变成药物的树。我摘下成熟的果子给你们，而我并不知道我送给你们的、那既苦又甜的醉人浆液，在你们的口舌中会留下血腥的气味。

相信我。这不是我给你们的教育和教化。我凭什么教化你们？我给你们讲解这人的路，是他的路，而不是你们的路。我的路不是你们的路，我也就不能教你们什么。道路就在我们之中，并不在神祇，也不在教化，不在法规中。我们里面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遵照榜样而活的人啊！生命没有跟他们一起。若你们按照榜样而活，你们活的就是榜样的生命。若你们不去活自己的生命，那谁又该活你们的生命？活自己的命吧。

路标已经降临，开路先锋就隐身在我们之中。你们可别贪心，想要吞下别人田里的果实。难道你们就不知道，你们本身就是那果实累累的良田，有着满足你们的一切？

可现在又有谁会知道？谁晓得那道路可以通往永远果实丰盈的心灵原野？你们往外找寻这路，你们阅读、听取别人的意见，那又有什么用？

只有一条路，而这是你们的路。

你们要找这条路？我以自己的路提醒你们。它可能是你们的歧途。

每个人该走自己的路。

我不想当你们的依靠、指导，也不要当老师。你们不再是小孩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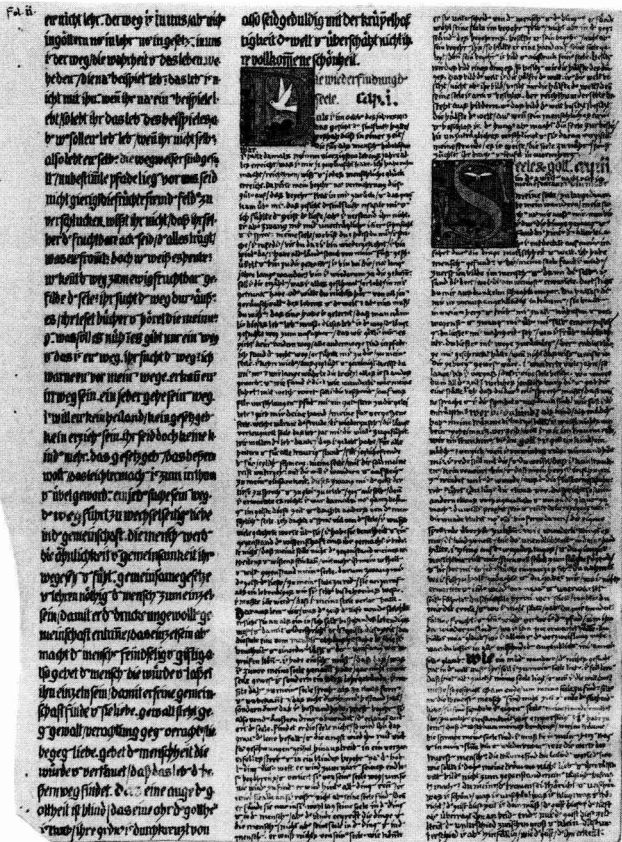
给予指令、劝导改善和加以协助都已成错误弊端。每个人去找自己的路，这才是通往群体互爱之路。人类将看到、感受到他们道路的相似和共通之处。

统一的规则和教育把人逼向孤独，他们才可以逃离群体无意的压迫。孤独却使人变得敌意、恶毒。

要给人气度，让他独处，他才会自己找到群体并喜爱它。

暴力对抗暴力，轻视应对轻视，爱回应爱。给人类气度，要相信，生命会找到更美好的路。

神瞎了一只眼、聋了一只耳，秩序乱成一团。你们要对这残废的世界保持耐性，别高估自己的完美。



第一章 重寻灵魂



我在1913年10月看到洪水的景象时，发生了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我当时四十岁，正实现我许下的每个愿。我拥有名誉、权力、财富、知识和其他各种福气，就不再渴求更多这类事物。这渴求消退了，而恐惧却找上了我。洪水的景象抓住我，我也感受到了深层精神，可是不明白它。它用不能承受的、内在的渴求来逼我，我就说：

“我的灵魂啊，你在哪儿？你听得见我吗？我说话，我叫你，你在吗？我回来了，我又在这里了。我抖下脚上的异国泥尘，再回来找你，我就在你这里，多年的漂泊后我又回来找你。我该告诉你，我看过、经历过、喝过什么吗？还是你根本不想听这些尘世和生活的噪音？有一件事你却必须知道，我学到了一件事，就是人必须活在今世的生命里。

“生命就是一段旅程，一条寻找已久、达致圆满的路，我们称为神的境界。再没有其他的路，别的路全都是歧途。我找到正确的路，它让我找到你，找到我的灵魂。受光芒净化的我回来了。你还认得我吗？这一别是多久了！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我又是怎样找到你的？我的旅程多么奇妙啊！我该用什么言语向你形容，在那样错综复杂的路径里，我得明星指引才能找到你？我快要遗忘的灵魂，把手给我吧。一度拒绝然后又与你重逢，这是何等的温暖愉快啊！生命把我再次带给你面前。我们该感谢生命，为了我活着、经历一切愉快和悲伤的时刻，还有每段欢笑和痛楚。我的灵魂，我要与你携手继续旅程，和你一同浪游，攀上我的寂寞。”

这是深层精神逼我说的，又让我自我斗争，因为我并没有预计会这样。我当时还是困在时代精神里，对心灵的了解跟现在截然不同。我常思考、讨论灵魂，知道许多术语，我判断它并视之为知识的存

有。我当时没有考虑到，我的灵魂不可能是我的判断和知识的存有，更大程度上我的判断和知识才是我的灵魂的存有。因此深层精神逼我，要我将自己的灵魂视为独立存在的生命，呼唤它、与它对话。我必须明白，我已失去灵魂。

由此可知，深层精神怎样看待灵魂：灵魂是独立存在的生命，而这想法跟时代精神所持的恰好相反。时代精神以为灵魂从属于人，可以判别、分类，我们能掌握其界限。我必须接受，我以前唤作灵魂的，根本不是灵魂，而是一座已死的教学楼。我必须把我的灵魂当成遥远陌生才能跟他说话，它的存有不是由我体现，而是我的存有通过它体现出来。

只有撇开对外物的追求，才能到达灵魂的所在。若他找不到灵魂，他将陷入空虚的恐惧，而这恐惧将挥舞长鞭，驱使他绝望盲目地追求空洞的世事。他将受无尽的渴求愚弄，在心灵之路上迷失自己，再也找不着灵魂。他追逐一切事物，扯开它们，却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因为他只能从自身找到。就是他的灵魂在外物和别人之中，但这盲人抓住的是外物和人，而不是他藏于事物和人之中的灵魂。他并不认识自己的灵魂，又怎能把灵魂从人和事中区分出来？他也许在渴求里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却不是在渴求的存在之中。若是他拥有了渴求，而不是渴求拥有了他，他的手会触碰到灵魂，因为他的渴求是他的灵魂的图像与表现。

拥有一件事物的图像，我们就拥有了这事物的一半。这世界的图像也就是这世界的一半。

谁拥有世界而没有她的图像，就只是拥有了她的一半，因为他的灵魂贫乏而一无所有。灵魂的财富在于图像。谁拥有世界的图像，就拥有了世界的一半，即使他的人性贫乏而一无所有。饥饿却使灵魂变成野兽，吞噬那不可承受的，最终毒害灵魂。我的朋友，滋养灵魂才是智者所为，否则就是将它蓄养成住在你们心中的恶龙魔鬼。

第二章 灵魂与神



第二夜，我呼唤我的灵魂：

我倦了，我的灵魂流浪得太久，在自己以外找寻自己。

我有过不同的经历，就在混杂的背后找到了你。但我在这经历的歧途上，发现了人性和世界。我找到了人。而你，我的灵魂，我也重遇了，先是在人的图像上，然后是你本身。我找到你的地方，是我万料不及的。在那里，你从幽暗的阴影中浮现上来。你之前已在梦里给我预示。这些梦在我心内燃烧，让我变得胆大妄为，逼我向上爬升、超越自我。你让我看见以前没设想过的真理，你让我确信你的真理，让我从那永无止境、使我害怕的路上回头。

我漂泊了许多年，时间长得让我忘记了我还有灵魂。你到底去哪儿了？有什么来世的事荫庇你、让你藏匿？啊，你要通过我来说话，我的话和我都是你的符号和表达！我怎能把你认出呢？

你是谁，孩子？我的梦都把你描绘成小孩、女孩，我全不知晓你的秘密。如果我像醉酒般梦呓，饶恕我。你是神吗？神是个小孩、是个女孩吗？如果我语无伦次，原谅我。没有人听我说话。我静静地跟你说话，而你知道，我没有喝醉，也不是精神错乱。我心的伤口绞痛。那伤口的暗影嘲弄我：“你欺骗自己！你这样说来误导他人、取信他人。你想当先知，满足自己的野心。”伤口还在淌血，我已无力对这嘲弄装聋扮哑了。

能唤你孩子在我听来是多么奇妙，你可是掌握着无穷无尽的！我走在白日之路，你暗中相随，用碎片拼凑出意义，让我从每个碎片里看到全局。

你拿走我深信不疑的，给我不曾想过的。你一再从未知的、想不到的地方带来命运。我播种的地方，你抢走了我的收成；我没播种的，你却给我百倍的果实。我一再迷失方向，然后又在我未曾想过的地方找回它。在我独自一人、濒临绝望之际，你巩固我的信念。在每

个重要的时刻，你让我相信自己。

如同疲倦的游子，除了世界本身就没找寻过什么，我该走近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待在所有事物背后，当我越过这世界，最终将会找到它。再高贵的人都不是这不断追寻之爱所求的目标和结局，他们是自己灵魂的符号。

我的朋友，你猜猜，我们将攀升到怎样的孤寂？

我的想法里、梦境里的渣滓，都是我灵魂的话语。我须牢记于心，在脑海里反复温习，就如最高贵的人所说的一样。梦是灵魂的指引，我岂能不爱我的梦、不把它们当作我每天沉思的表达？你觉得梦愚笨又丑陋。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陋？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笨？时代精神是你的标准，深层精神却在两端都胜过它。只有时代精神了解大小之别。但这区别脆弱不堪，正如了解它这种精神一样。

深层精神甚至教我，要按照梦来认真考虑我的决定。梦会指引生命，它们决定了你，即使你不明白梦的语言。人们想学习这种语言，但是谁能教授、谁能学习呢？单靠学问是不够的，还有一种心的认识，它赋予更深入的解释。心的认识在书本中找不到，在老师的口中也找不到。它从你而发，就像青苗从大地长出一样。学问属于时代精神，这精神却对梦境毫不了解，只因灵魂存于各处，而学问知识却不然。

可我怎样才能得到这心的认识呢？只有彻底投入生活，你才能得到这知识。当你能活只留给别人经历、设想，而自己却不曾活过的生命，你才算彻底投入生活。你会说：“我不能活别人的生命，也不能想别人所想的。”你应该说：“我可以活的生命，我自当好好活着。我还能思考的，我应该思考。”你也许会逃避自己，好让自己无需经历那不曾活过的。但不可能避开自己。它永远跟你一起，并期盼着圆满。若你对这期盼装聋扮哑，你就是对自己装聋扮哑。那你将永远

找不到心的认识。

你的心是怎样的，也就是心的认识。

邪恶的心让你认识邪恶。

善良的心让你认识善良。

为了让你们的理解更加完备，设想一下，你们的心有善有恶。那你们问：“怎么办？我也该活出邪恶吗？”

深层精神要求：“你还能活的生命，你当然应活。幸福会做决定，不是你的幸福，不是别人的幸福，单纯就是幸福。”

幸福处于我和其他人中间，在群体之中。我也活过，这事我以前没做过，却还能够做。我活在深层里，深层就开始说话。深层教我另一个真理，让我把常理与非理联系起来。

我该明白，我只是灵魂的表达与符号。从深层精神来看，在可见的世界中我就是自己灵魂的符号，我完全是个奴仆，完全屈从，完全服从。深层精神教我：“我是个小孩的奴仆。”最重要的是，这话让我学会了极致的谦逊，这正是我急需需要的。

时代精神让我相信自己的理性，让我看到自己的形象，就像一个思想成熟的领袖。深层精神却让我知道，我是个仆人，是个小孩的仆人。这用语让我反感，我讨厌它。可我必须了解并且接受，我的灵魂是个孩子，我灵魂里的神是个孩子。

若你们是男孩，你们的神就是个女人。

若你们是女人，你们的神就是个男孩。

若你们是男人，你们的神就是个女孩。

神就在你不在之处。

也就是说：人有一个神是明智的，这让你们变得圆满。

女孩是有待生产的。

男孩是有待生育的。

女人是已然生产的。

男人是已然生育的。

也就是说：若你们现在是小孩般存在，你们的神会从成熟的高处降临到年岁与死亡。

但若你们是成熟的存在，已然生育或生产，不论是在肉体或是精神上，你们的神会从发光的摇篮上升，直到不可量度的未来高度，直到未来的成熟和满溢。

前面还有生命的是孩子。

现在已活着自己生命的是成人。

这样，当你们把能够活的都活了，你们就是成人。

当下是孩子的，他的神会死去。

当下是成人的，他的神会继续存活。

这秘密是深层精神所教的。

他的神是成人，他将昌盛又悲伤。

他的神是小孩，他将昌盛又悲伤。

到底哪样更好，是自己有生命在前，还是神有生命在前？

我不知道答案。活着，那无可避免的会决定。

深层精神让我知道，我的生命被那神性的孩子包围。一切无可预料、生机勃勃的都自他手中临到我身。

这孩子就是我体内感觉到的不断涌出的青春。

在幼稚的人身上，你会感觉到毫无希望的顷刻。你看作消亡的，对他还是将来。他的将来全然是稍纵即逝的。

你未来之事稍纵即逝，可这从不具备人的意义。

你继续存活就是向上而活。你生育或生产后来者，你富有成果，你向上而活。

童稚的并无成果，他的后来者就是已然生育的、已然枯萎的。那没有向上而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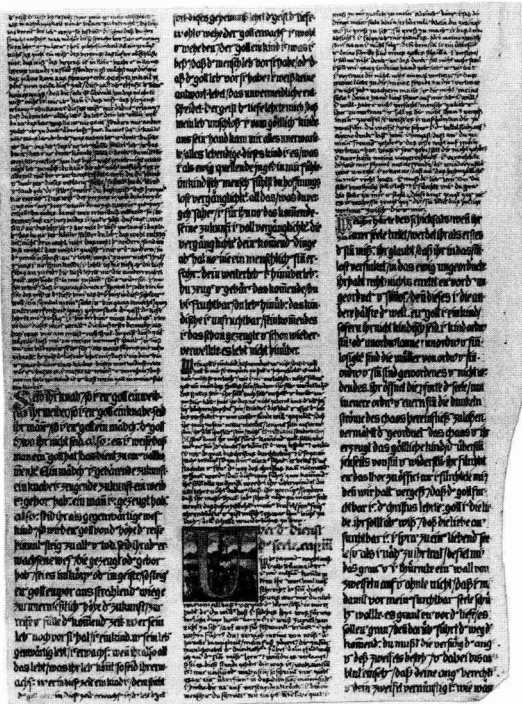
我的神是个小孩，那你们就不要惊讶，这激起我里面的时代精

神嘲弄、耻笑我。从没有其他人像我耻笑自己一般耻笑我。

你们的神不该是那嘲笑的人，你们本身才要成为那嘲笑的人。你们该嘲笑自己，从中向上攀升。若你们没有在那些古老的圣书里学过，去吧，那遭人嘲笑又为我们的罪受苦的，去喝他的血、吃他的躯体吧。那样你们就成为他的本质，否定他是身外之物，你们成为他自己，不是基督徒，而是基督，否则你们在将来之神面前毫无用处。

你们中有人以为他可以避开这条路吗？他可以瞒骗过去、避开基督的痛苦吗？我说：这人欺骗自己只会伤害自己，让自己躺在刺针烈火的床上。基督的路没人能避开，因为这路通往未来。你们全该成为基督。

要克服旧教条，不是少做，而是多做。走近我灵魂的每一步都让我的魔鬼嘲弄耻笑那些胆小的耳语者、混毒者，他们要笑是因为我要做奇怪的事。



第三章 灵魂之责



在接下来的一夜，我必须把我能够想起的梦如实地用它们的说法写下。这样做的意义对我来说是阴暗不明的。为什么这样？原谅那在我里面浮起的噪音吧。你肯定想我这么做。有什么怪事临到我身上来了？我知道的太多，使我看不到将要踏上那摇摆不定的桥。你通往哪里？原谅我知识过盛造成的忧虑。我的脚还在犹豫是否跟随你。你的小径通往怎样的迷雾黑暗？我必须学会不依赖常理吗？你这样要求的话，就这样做吧。这个小时是你的。没有常理的地方有什么？在我看来，只是非理和疯狂。会有超理吗？是你的意思吗，我的灵魂？我撑着理解的手杖，在你身后跛行。我只是凡人，而你就像神祇般前进。多痛苦！我要回到自己去，回到我最小的事情。我本以为我灵魂的事很小，小得可怜。你逼我，把它们看成大事，做成大事。这是你的打算吗？我跟从，但我惧怕。聆听我的怀疑吧，否则我跟从不了，因为你的道理是超理，而你的脚步是神的脚步。

我明白，我也不该思考。那思考也不该存在吗？我该把我完全交到你手中。但你是谁？我不相信你，一点也不相信。这是我对你的爱，是你的欢乐吗？我不相信每个正直的人，而你也不信任吗，我的灵魂？你的手重重地落在我身上，但这是我甘愿的，我甘愿的。我没试过爱别人、信任他们？而对你我不该这样吗？忘却我的怀疑，我知道，怀疑你是鄙陋的。你知道，我有多难才能放弃思考那微不足道的骄傲。我忘记了，你也是我的朋友，绝对值得信任。我会给他们的，难道不给你吗？我承认我不公道。看来我以前轻视你了。我重遇你的欢乐并非是真的。我意识到，我里面的嘲笑是对的。

我该学会爱你。连自我判断我也该放弃吗？我惧怕自己。而灵魂对我说：“这恐惧要指证我！”的确，它要指证你。它杀死你和我之间的神圣信任。

命运多艰难啊！你们走向灵魂，必先不依赖常理。你们会认为自己沦于无理，陷于永恒的无序。你们是对的！没有任何事能从无序、无理拯救你们，因为这就是世界的另一面。

你们不幼稚的话，你们的神就是个小孩。小孩是秩序、道理吗？还是无序、冲动？无序、无理是秩序、道理之母。秩序与道理是已然而不是未然。

你们开启了灵魂的闸口，好让那昏暗的混沌之流涌进你们的秩序和道理。让秩序和混沌联姻起来，你们会孕育出神性的孩子，也就是超越常理和非理的超理。

你们害怕打开这扇门？我也害怕，因为我们都忘记了，神是可怕的。基督训示：神是爱。但你们要知道，这爱也是可怕的。

我跟一个充满爱的灵魂说话，而当我走近她时，恐惧紧抓着我。我逃到一道怀疑之墙，没想到我因此想要防范可怕的灵魂，保护自己。

你们恐惧深层，它理当让你们毛骨悚然，因为那来者之路就是从此走过。你必须挨过恐惧和怀疑的考验，一直深入到血液里去体会，你的恐惧是适切的，你的怀疑是合理的。若非如此，这怎么算是真正的考验、真正的克服？

基督完全克服了魔鬼的试探，对上帝美好和理性的考验却不然。基督敌不过考验。

你们还要学习，别让考验击倒，一切要用你们的自由意志。这样你们就自由了，并且超越了基督信仰。

我必须了解到，我屈服于我害怕的。对，更甚者，我甚至必须爱上我恐惧的。我们必须效法圣人。她虽厌恶瘟疫病人，却喝下疫病疤痕流出的脓，发现它芬芳有若玫瑰。圣人所做的绝非徒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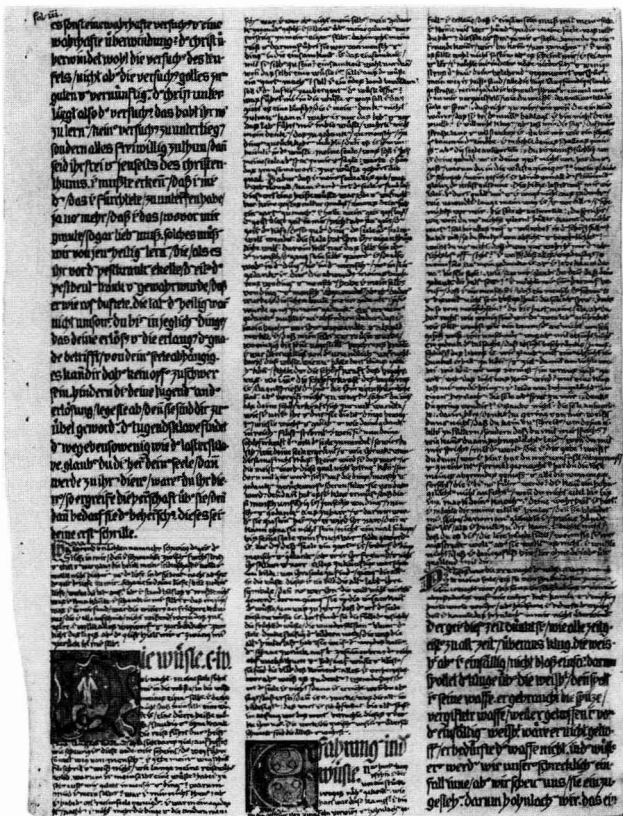
关于你的救赎和得到怜悯的每件事，你都要依赖你的灵魂。所以任何祭品对你而言都不算太贵重。若你的道德阻碍你得到救赎，扬弃它，因为它对你无异于邪恶。道德的奴隶跟沦落的奴隶同样前无去

路。

若你相信自己是灵魂的主人，成为她的仆人；若你是她的仆人，成为她的主人，因为她需要统治。这就是第一步。

在往后的六个夜晚，我里面的深层精神保持缄默，因为我在恐惧、抗拒和恶心之间摇摆，成了狂热的猎物。我不能、也不想倾听深层。第七夜，深层精神却对我说：“看着你的深层，向它祷告，唤醒已死去的。”

我无助地站着，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审视自己，唯一找到的就是之前写下的、不知道有何用处的那些梦。我本想抛弃这一切，回到日光里面。但这思维阻止我，逼我回到自我里面。



第四章 沙漠



第六夜。我的灵魂带我到这沙漠，我这个自我的沙漠。我没想过我的灵魂是个沙漠，一个干燥炎热、尘埃滚滚又无处喝水的沙漠。旅程拖着缓慢的步伐，目标又遥不可及，但凭希望越过炎热的黄沙。这诗歌多可怕啊！我觉得这路所往之处离人类太远了。我慢慢走着这条路，而我不知道这旅程要维持多久。

为什么我的自我是片沙漠？我活在自身以外的人和事太投入？我为什么要避开自我？我跟自己不亲密吗？但我避开了我灵魂的所在。我不再是其他事和人以后，我就是自己的思维。但我不是自我，跟我的思维对抗着。我应当越过思维，爬升到自我去。那是我旅程所往之处，所以它才从人和事通往孤寂。跟自己在一起是否就是孤寂？当自我是片沙漠才算孤寂。我该在这沙漠中建座花园吗？我该让人住进这荒地吗？我该让这芬芳的魔幻花园开在沙漠里吗？是什么领我到这沙漠？我又该做什么？是否有什么阴谋，我不能再相信我的想法？只有生命是真实的，也只有生命将我领到沙漠，确实不是我的想法，它想回到思维、其他人、其他事那里去，因为它在沙漠里感到离奇怪诞。我的灵魂，我在这儿该做什么？我的灵魂却对我说：“慢着。”我听到了这让人难受的话。痛苦是属于沙漠的。

我能给灵魂的都给了。我来到灵魂的处所，发现这里是片炎热的沙漠，既荒凉又贫瘠。任何精神文化都不足以在你的灵魂中建造花园。我照料过我的精神——我内在的时代精神，不是那转向灵魂之事、灵魂世界的深层精神。灵魂有其本身独特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自我，或是完全成为自我的人才能够踏进，这人不会停留于事情，不停留于人，或是他的思维。我挪开对事和人的追求，我就把自我从事和人那里挪开了。正因如此，我更容易成为思维的猎物。对，我完全成了我的思维。

我也要挪开我对思维的追求，好让我从我的思维中抽离。而我立刻注意到，我的自我成了沙漠，只有那躁动的烈日在燃烧。我被这沙漠无尽的贫瘠征服了。这里或许有什么生长，却还是不见创造力的渴望。凡是有这创造力的渴望的土地，那里就会有种子从地里长出。但别忘记等待。难道你没看见，若你把创造力转到世界中去，那些死去的怎样在她之间、在她底下移动，它们怎样生长繁衍，而你的思维又如何能在富饶的河流奔涌？现在若你的创造力转到灵魂那里，你就会看到，你的灵魂怎样青葱翠绿，它的田野如何果实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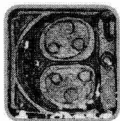
没有人能免于等待，而大多数人都不能承受这等待，他们带着贪婪，转而投向事、人和思维，成了它们的奴隶。因为这样就会证明，这人无力抵抗事、人和思维，它们成了他的主人，而他是受愚弄的傻瓜，因为他不能欠缺这些，不能等到灵魂成为果实累累之地的那一刻。那灵魂是座花园的人，也需要事、人和思维，但它是它们的朋友，不是它们的奴隶。

所有未来之事都已成图像：要找寻灵魂，古人会进入沙漠。古人活在图像里，因为世界对他们而言还未成真实，所以他们走进孤寂的沙漠，好教导我们，灵魂那处就是孤寂的沙漠。就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丰富的视野、沙漠的果实、罕世难逢的灵魂之花。努力想想这些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图像，它们是来者之路的向导。回想那些富强不再的、繁盛后又死去的以及沙漠与修道院，这些就是来者之图像。一切都有预言，谁又懂得说明它呢？

如果你说，这灵魂之处不是，那它就不是。但如果你说它是，那它就是。留心古人在图像里说什么，那就是创造。古人说：太初有道。认真考虑这点，彻底思索。

这些在非理和超理间摇摆的话是最古老、最真实的。

沙漠里的经历



艰苦的挣扎后，我向着你走近了一段路。这挣扎是何等艰苦啊！我倒在怀疑、困惑和嘲笑的丛林里。我知道，我必须与我的灵魂独处。我两手空空地来到你身旁，我的灵魂。你想听什么？灵魂却对我说：“你来到朋友前面，你是有求而来的吗？”我知道不该如此，但我觉得自己一贫如洗。我想在你旁边安坐，至少可以感受到你在这场使人振奋的气息。我的路尽是热沙。每一天都是沙尘滚滚的路径。如你所知，我的耐性有虚弱的时候，我甚至试过对自己感到绝望。

灵魂就跟我说：“你对我说的话，就像你小时候跟妈妈抱怨一样。我可不是你母亲。”我不想抱怨，但你容许我说，我的路确实又漫长又满布尘埃。你是我荒野里的林荫，我想享受你的遮阴。灵魂却说：“你这是耽于逸乐。你的耐性在哪？你的时候还未到。你忘记你为什么要去沙漠了吗？”

我信念虚弱，沙漠的太阳很刺眼，让我睁目如盲。热力像铅块一样压着我。口渴煎熬着我，我不敢想茫无尽头的前路还有多长，我反正看不到前面有什么了。灵魂却回应道：“你的口吻就像完全没学到过什么那样。你就不能等吗？所有东西都该成熟完满才掉到你跟前吗？你充盈丰富，充满的可是意图和欲望！你还不知道，真理之路只对没有意图的人开放吗？”

我的灵魂啊！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我的思维。可我并不按照这些而活。灵魂说：“告诉我，那你认为你的思维该帮助你吗？”我本想当一个人，不过只是一个人，会软弱，还会力有不逮。灵魂却说：“你认为做人就是这样吗？”我的灵魂啊，你话虽严厉，却实在有理。我们注入生命是那样少。我们本该像大树那样生长，它也对成法一无所知。我们把自己紧紧地跟意图绑在一起，却没注意到，意图其实限制了生命，甚至将它拒诸门外了。我们以为用意图可以照亮黑暗，却跟

光失之交臂。我们又怎能判断预知，这光会从哪里到我们这里来？

让我对你抱怨一件事：我忍受着嘲笑——我自己的嘲笑。灵魂却对我说：“你小看自己吗？”我觉得没有。灵魂回答说：“那你听着，你小看我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写书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而是在跟我说话吗？你用我给你的语言来跟我对话，怎能说是忍受着嘲笑呢？你知道我到底是谁吗？你是要把我概括限制，划成死的规则吗？你量度过这深谷的深度吗？我要带你去的路，你都探索过了吗？若你的虚荣不是刻到了骨肉里，一点嘲笑就挑战不了你。”你的真相很是严厉。我愿意把我的虚荣都交给你，因它教我困惑。你看，这也是为什么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以为我双手空空。我空洞的双手只想伸展，它们却又不想了。我没想到，是你填满它们。我想不到我是你的血管，没有你我空虚无物，有了你才充实丰盈。

那是沙漠里的第二十五个夜晚。我的灵魂就是用了那么久，它才在暗处从自己的生命里苏醒，成为能够独立于我的个体，与我碰面。我接受了它严厉却有益的话。我需要教导，因为我已不能克服这嘲笑了。

时代精神总自以为聪明，就像其他时代的时代精神一样。这种智慧却不只是简单的，而且是片面单纯的。所以智者嘲讽这智慧，因为嘲讽是他的武器。他需要这尖锐、淬毒的武器，因他遭到这单纯的智慧冒犯了。若他没有遭到冒犯，他也不需要这武器。只有在沙漠里，我们才注意到我们内里这可怕的单纯，但我们害怕承认，才会发出嘲笑。这嘲笑却没有碰上那单纯。这嘲笑掉在嘲讽的人身上。在这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的沙漠里，他在自己的嘲笑中窒息了。

你越是聪明，你的单纯就越愚笨。最聪明的也是在单纯处最愚笨的。想要拯救自身免于时代精神的聪明，我们不能靠增加自己的聪明，反而要接受那竭力反对这明智的，也就是单纯。但我们也不能沉溺于单纯，故意让自己变成傻子，而是要成为聪明的傻子。这是通往超理的路。聪明征服世界，单纯却征服灵魂。以精神的贫乏起誓

吧，好让你们成为灵魂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对我聪明的嘲笑就更加得意了。许多人嘲笑我的愚蠢，但没有人会比我嘲笑我自己更甚。

我就是这样克服了嘲笑。我克服了嘲笑之时，就能走近灵魂，它就能跟我对话。我很快就会看到，沙漠绿起来了。

salig ab erwidert d' spot nicht d' spot
füll auf d' spot v' ind wille wome
mand hort v' andert er licht eram
eigen boynlach: jekling du bi de
so nartich: i' beine ersafal die ganz
klug sich ganz war in ir' eusfal.
wir hort uns vord' klugh des geis
tes die zeit nicht dadurc erlos set
wir wure klugh mehr sonder das
wir das was unfer klugh am mei
st nuch streit hant die ersafal an
nehm. wir woll ab wir nicht nuch
lich thor werd dadur das wir d' er
fall versafal sonder wir werd klug
thor. für das süß zum überfü. kle
beit pait sich mit absicht eusfal heit
keine absicht klugh erwidert die weil
eusfal ab die frize also laget das ge
lühde d' armuth des geistes ab dan
wir d' adelshelphagig werdet. d' ag
erhort si das boynlach mein klugh.
wir meine thor werd viele lach.
heit ab wir mehr lach als i' sit
b' ladie so überwind i' das boynla
ch als i' es ab überwind. das i' ha
warf mein erle nuch v' si hant
in mir freud v' bald solle i' sit
das die wille ergehe.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Der eusfal in der zukunfft cap. v.

第五章 未来的地狱之旅



在接下来的夜晚，空气里充满了声音。有很大的声音说：“我掉下去了。”其他的混乱地起哄叫嚷：“掉哪儿去了？你要什么吗？”我该把自己交托在这纠葛中吗？我感到毛骨悚然。这是个可怕的深层。你想让我抛下自己碰运气，与自己黑暗的疯狂为邻吗？往哪儿呢？往哪儿呢？不管你是谁，你掉下，我愿陪你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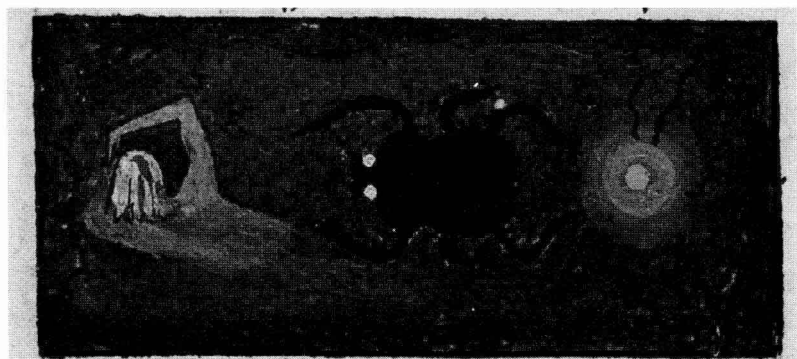
深层精神打开我的眼睛，我瞥见内在的事物，我灵魂的世界多姿多彩。



我看见灰色的石墙，我在墙边掉进深处。有个黑暗的洞，我站在前面，脚跟淹在地上黑压压的尘土里。阴影在我身旁飘浮。我被恐惧紧抓着，但我知道，我必须进去。我匍匐前行，通过了一条狭窄的石道，到达了里面的一个洞口，地上覆盖着灰黑的水。进去后我瞥见了

一块泛着红光的石头，我必须到那边去。我淌过满是泥泞的水。那洞充斥着喧闹骚动的叫嚷声。我摸到了那盖着暗洞的石头。我拿着石头，疑惑地四处张望。我不想听那声音，它让我不敢前进。但我想要知道，这儿该有什么要说。我将耳朵贴近洞口，听见了地下流水的巨响。我在那暗流里看到一颗血淋淋的首级，有个受伤的和被杀死的在那里浮游着。我惊颤地看着这景象良久，我看到一只巨大的蜥蜴在暗流中漂过。

在水流最深处的河床里，有个发出红色光芒的太阳，光线穿过那暗黑的水流。阴暗的石墙上一条条小蛇涌向深处——那太阳乏力地映照之处。成千上万条蛇盘蜷着，遮盖了那太阳。暗夜于此陷落。一道红色血光——浓浓的、猩红的血涌出，喷发良久方才枯竭。我被惊恐吸住了。我看到的是什么？



我不能自制，但我也不想自制，因为我曾对你起誓，我的灵魂，我会信任你，即使你把我领向疯狂。我若不把这苦涩的睡眠之酒喝干，又怎能感受到你的阳光？救救我，别让我在自己的知识里窒息。我丰富的知识威胁着要把我推倒。我的知识就像千万个演说家的部队，声如狮吼，空气为之战栗，而我手无寸铁，只是他们的牺牲品。让我与他保持距离，就是科学那聪明的解释。邪恶的狱长捆绑着灵魂，把它禁闭在黑暗的囚室里。你要让那能治疗我的蛇保护我，它其实是判决之蛇，你的深层却是地狱的毒药、折腾的死亡。我想要洁

净净、身穿白衣进入你的深层，而不是像小偷般慌慌忙忙地来掠夺，然后喘不过气地逃走。让我继续神性地失去自制，这样我就能做好准备，看见你的奇迹。让我把头枕在你门前的石上，这样我就能迎接你的光芒。

沙漠开始肥沃起来的时候，它会长出不寻常的植物。你会认为自己疯了，在一定程度上你确实是疯了。就像当下的基督教缺乏疯狂，它缺乏的是神性的生活。留意图像的长者教会我们：疯狂是神性的。正因为前人确实在这里生活过，才给我们造成了错觉，因为我们都成为了现实世界的主宰。这无可置疑，你进入了灵魂，你就像疯了一样，医师会把你当成病人。我所说的这些，可能被视为病态，但没人会比我更觉得这样病态。

就这样我克服了疯狂。若你们不知道神性的疯狂是什么，收起你们的判断再等待成果吧。要知道神性疯狂的存在，深层精神会战胜时代精神，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若深层精神不再软化，并逼使人不用人的语言，而用圣灵的语言说话，又让他相信自己就是深层精神，那就说它是病态的错觉吧。当时代精神不放过一个人，强迫他只看表面、否定深层精神，并把自己看成是时代精神，那么也说它是病态的错觉吧。时代精神并不神圣，深层思维并不神圣，而天秤是神圣的。

因为我被时代精神囚禁着，就要在这夜发生的，必须临到我身上。那就是，深层精神强而有力地长出，把时代精神如怒涛般扫荡出去。深层精神能够胜出，凭的可是我在沙漠里的二十五个夜晚、与我的灵魂对话、把我所有的爱和服从都交给她。在那二十五个白天，我却把所有的爱和服从都交给这时代的事、人以及思维，只有在夜里我才前往沙漠。

这样你们就能区分病态的和神性的错觉。谁要是只做其一，而遗留另一样，你们会认为他是病态的，因为他的天秤倾斜了。

神性的迷醉与疯狂临到身上的时候，谁又能够抵受那恐惧？爱、

灵魂和神都是美丽而可怕的。前人把神的美丽带了一些到这世上，让世界如此美丽，从时代精神看来好像是实现了，并且比神祇的怀抱更美好。恐惧与可怖都隐藏在表层底下，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你们碰到深层精神，就会感受到那冷酷，并为那痛苦叫嚷。深层精神与钢铁、火焰结合。你们害怕深层精神也是对的，因为他确实充满恐惧。

在这些日子里，你们看到了深层精神隐藏了什么。你们以前不相信，但如果求教过你们的恐惧，你们就会知道。

血光从那红色的水晶灯中照向我，而当我把它提起，想看到它的秘密之时，那恐怖之事就暴露了出来：在未来者的深层里就是谋杀，那毙命的金发英雄正躺着。那黑色的甲虫是死亡，是达致更新所必要的。如此，一个新的太阳会照耀他，那是个深层的太阳，充满谜团的夜之太阳。就如春日初升唤醒死寂的大地，深层的太阳唤醒死去的，而光明与黑暗之间那可怕的斗争出现了。那力量澎湃、历久不竭的血泉从此喷发出来。这就是未来者，你们现在能从躯体中亲身感受它，而这只是它的冰山一角。（我是在1913年12月12日夜里看到这景象的。）

深层与表面应该融为一体，这样新的生活才能建立。这新的生活却不是建立在我们之外，而是我们之内。现在发生在我们之内的是图像，是人生活于事件的图像。要让这图像流传后世、不被遗忘，让他们由此为自己的路学习，正如我们也为自己从前人活于事件的图像中学习一般。

生活并不是来自于事物，它来自于我们。所有发生在外的都是已成的。

故此，谁要是从外在观察事件，就只会看见已成之事，觉得它们恒久不变。观察内在的就会懂得一切都是新的。万事万物都是不变的，人拥有的创造性深层却不是恒久不变的。事物本身不具意义，它们只是对我们才有意义。事物的意义是我们创造的。意义自古至今都是人为的，是我们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从自身找寻事物的意义，发现来者之路，让我们的生命能继续流动。

你们所需的是从自身而来的，也就是事物的意义。事物的意义不在于其特定的意思。那意思载于深奥的书本里。事物不具意义。

事物的意义就是你们创造的救赎之路，事物的意义就是你们在这世上创造的生命，它就在于掌握这世界——你们的灵魂对这世界的论断。

事物的意义也就是超理，它不在事物之中，也不在灵魂中，而在站在事物与灵魂中间的神那里，他是生命的道路、桥梁和跨越。

若我没能审视自身，就不会看到这未来者。

我参与了那场谋杀，在那谋杀之后，深层的太阳照向我。我里面的那千万条蛇，急欲把太阳缠绕起来。我自己既是谋杀者，又是被杀者；既是献祭者，又是祭品。那血泉就从我自身喷发。

你们全都参与了谋杀。重生会在你们之内发生，深层的太阳会升起，成千上万条蛇会从你们死去的物质中伸展出去，再掉到太阳里，使它窒息。你们的血会朝那处喷发。现在的人都以无从遗忘的行动表现出来，这些行动用血写在那无从遗忘的书卷里，成为永恒的记忆。

可是我请问你们，人什么时候会落得与兄弟大动干戈、溅血当场？当他们不知道兄弟就是他们自己，才会这么做。他们自己是献祭者，却互相以别人行祭礼。他们都必须互相做祭品，因为人把染血的刀指向自己的时间还未来临，就杀死自己的兄弟做祭品。那么人又要杀谁呢？他们杀死那些高贵的，那些勇敢的，还有那些英雄。他们视之为目标，却不知道这对他们自己有何意义。他们该以自己内在的英雄做祭品，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点，就杀死自己勇敢的兄弟。

时机还未成熟，但血祭会使它成熟。一天可以杀死兄弟而不是自己，时机就不算成熟。只要人还未成熟，可怕的就必会发生。但别的事都不能教人成熟。因此，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必然的，这样革新才能出现。那随着太阳被覆盖而产生的血泉也是新生命的泉源。

正如人的命运经事件被你们描述那样，这也会在你们的心中发生。当你里面的英雄死去，深层的太阳就会从那万料不及之处、自远处向你们照耀。所有你们以为死去的全都会在你们之中复活，变成毒蛇。它们想把太阳蒙住，而你们将会掉进黑夜与困惑。你们的血会从那许多奋战的伤口中涌出。你们会陷入巨大的惊慌、怀疑，但新的生命正是从这种痛苦中诞生的。新生就是血与痛苦。你们以为它死去了，所以就没有预料到，但你们的昏暗会苏醒过来，这异常邪恶又有害生命的物质还蛰伏在你们体内，而你们会感受到它的冲击。那些蛇是极其邪恶的想法和感觉。

你们以为自己认识那个深渊吗？聪明的人啊！亲身经历可是另一回事。这一切都会临到你们身上。想想所有恐怖、邪恶又残酷的，那些人让自己的兄弟去承受它们。这也该临到你们心里。用你们自己的手去承受吧，而你们要知道，是你们那可鄙邪恶的手把这痛楚加诸你们身上，而不是你们的兄弟，他要与自己的魔鬼搏斗。

我希望你们看到那英雄被杀死有什么意义。那些无名之士在我们这时代杀死一位亲王，他们都是失明的先知。他们在事件中表现出了什么事情只对灵魂有效。我们从这亲王的死中学到了，这位亲王、这位英雄受到了威胁。这现象到底是好是坏，我们在此无意深究。今天是坏的，百年之后可以变好，两百年后又是坏的。可我们必须认清现在发生的事：你们之中有无名之士，他们会威胁你们的亲王，那位世袭的统治者。

我们的统治者可是时代精神，它掌管、引领我们全体。它是总体的精神，我们今天的思考行为全都依靠它。它力量非凡，因为它为世上带来无穷的好处，让人惊叹于难以置信的享受。英雄无畏的美德是它最美丽的光环，它想让人类不断攀升，登上烈日闪耀的高度。

这英雄会尽展所能，那无名的深层精神却带领人达致那力有不及之处。这无力阻碍了进一步的攀升。更高的层次需要更大的美德，我们却并不具备它。我们要学会面对我们的无力，才能创造这美德。我

有关此电子图书的说明

本人由于一些便利条件，可以帮您提供各种中文电子图书资料，且质量均为清晰的 PDF 图片格式，质量要高于网上大量传播的一些超星 PDG 的图书。方便阅读和携带。只要图书不是太新，文学、法律、计算机、人文、经济、医学、工业、学术等方面的图书，我都可以帮您找到电子版本。所以，当你想要看什么图书时，可以联系我。我的 QQ 是：**89039855**，大家可以在 QQ 上联系我。

此 PDF 文件为本人亲自制作，请各位爱书之人尊重个人劳动，敬请您不要修改此 PDF 文件。因为这些图书都是有版权的，请各位怜惜电子图书资源，不要随意传播，否则，这些资源更难以得到。